



第一任校长:朱志辉  
死去原知万事空  
但悲华校被封  
有朝一日复华校  
对我遗像鼓三通

引言:棉兰《棉华中小学》于2018年7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,这不单是苏北棉兰华教的一件重大创举,也是标志着印尼华文学校,浴火重生真正复苏的象征。“擂鼓三通”——可以告慰全印尼华校过世的师长们了!在这幸福的时刻,回首往事,深信对印尼各地的华教工作者会有所裨益。展望未来,在新的历史时期,努力挽回华校昔日的辉煌,将使我们不忘初心,更加满怀信心、众志成城地把印尼各地的《三语学校》,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“华族文化的摇篮”。印尼华教前辈奋斗一生的余志,让我们共同接力,传扬继承,齐心协力奋勇前进!

一 乌云密布暗千岛,劫后余生话沧桑。

那是1965年“九三零事变”后。一场政治风暴席卷,凉飕飕的阴风吹遍了千岛大地,落叶萧萧,腥风血雨,人头落地,处处人心惶惶。人们骤临激变,一时间深感措手不及,惶惶诚恐,都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。

两年前,那时22岁的钟老师与爱人许老师,在棉兰棉华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到小岛教书。这时岛上来了大批军队驻守,开始清洗左派分子,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每天都看到带上手铐的男女政治犯被押解过街,提上临时军事法庭。不久,又一批一批地押解上小气艇,向一个荒无人烟的野猪岛(Pulau Babi)驶去,据说都一死一活。后来,那野猪岛再也没人敢靠近。

恐怖气氛笼罩着小岛,人们慑服于强权,三缄其口。此时华侨总会属下的中华学校,老师们都深感度日如年,教学气氛深受影响,师生们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。政治气氛紧张,呆不下去了。那年年底假期,钟老师与爱人乘坐小汽船离开了小岛回棉兰去。一路颠簸,一天一夜后,船驶进阿沙汗河口,全船人都惊呆了,只见河面上漂浮着无数的男女尸体,有断头缺脚断手的,其中一具魁梧断头的男尸体,被搁浅在红树林树根间,尸体被河浪冲打得遥遥晃晃。许老师紧紧依偎着钟老师,内心仆仆跳,毛骨悚然,看得目惊心。到达阿沙汗港,乘客们纷纷带着行李离开船舱鱼涌而去。钟老师找来出租车,与爱人随即上车向棉兰方向驶去。沿路,只见不时会有军车载着一群暴徒,手持利器喊打喊杀,一路飞奔,不知那家又将遭殃了……

二 棉中母校被封

抵达棉兰,钟老师与许老师暂住亲戚家,后来再也没回小岛去。钟老师被安排任教于母校棉中下午班初中部,教授文史科目。许老师被安置进工农小学教书,两人开始了在棉兰非常时期的教学生涯。钟老师与几个年轻教师如:杨老师、林老师、刘老师、陈老师、潘老师、李老师和温老师、许老师等,和几个前辈教师李廉祥、李炯安、陈伟芳、李照芳、汪洋、水世元老师等,被安置临街居住在Sambu村教员宿舍里。与师长们生活在一起,倍感亲切,心里踏实得多了。不到一年,1966年间,

报告文学

擂鼓三通 棉中母校复办了

意如香



棉中行政人员校长与副校长,棉中中小学复办后留影

政局更加动荡,印尼军政权指责诬蔑中国幕后支持印尼共反叛,一时排华反华浪潮汹涌,到处都在烧、杀、抢,人心惶惶,华人都被看成是中共的“第五纵队”,被列为红色危险分子受监视、限制、歧视,多方逼害。过后,苏哈托军人政权正式颁布了接管封闭全国所有的侨校与侨团,以及一律封闭华文报。1966年3月26日,苏北华人的最高学府“棉华中学”,在大批军警庇护下,一群所谓的大学生,如暴徒般撞进棉中校园来,强行霸占封闭了。

那天下午四点多,钟老师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课,李公我代校长沉痛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坏消息,叮嘱大家有秩序地集中在广场,他激动地说道:

“老师们!同学们!我们的棉中母校被无理霸占了!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天!但他们只能霸占我们学校的躯体,却永远不能霸占我们内心的棉中华夏情!他们强行霸占棉中是非法的,我们保留收回属于我们学校的权利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追求真理,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,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,化整为零,继续保持联系,坚持学习华文,坚持讲华语,开展家庭补习班,弘扬中华文化!永葆‘棉中精神’!大家要临危不乱,要让暴徒看清楚:我们中华儿女坚韧的民族气概,不畏强暴的民族气魄。我们的‘棉中精神’——永远不会屈服……”

暴徒头目高声嘶叫:“不许讲华语!……”

李代校长无所畏惧,最后振臂高呼:“印度尼西亚万岁!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中印人民友好万岁!”

暴徒们凶神恶煞地呼喊叫骂着。师生们心情悲感交集,眼看着校园内外一群大学生暴徒,在荷枪实弹的军人呵斥下,横眉凶煞,呼喝叫嚷着在棉中校园里胡闹。师生们被暴徒团团围困在广场中,很多人都泪洒满脸,钟老师热泪盈眶,心里暗暗默念:别了!华夏文明的摇篮——别了!敬爱的棉中母校。只见彪形大汉的暴徒个个獠牙鼠目,那造孽的丘八指使暴徒在学校班公室里肆意清洗搜查,掳掠去了校方重要档案与锁匙,贴上了封条。他们掳走了母校的躯体,但又岂能掳去大家心目中的母校棉中华夏情呢?

这些手持教鞭的教师们顿时都失业了,一时都失去了生计,大多赤贫如洗。紧接着,在Sambu村的教师宿舍也被无理霸占了。只剩下那些有家眷的前辈师长们,仍然坚守着不搬出去,钟老师他们这些单身汉教师都真正变成了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的教师难民。此时此境,钟老师真正体会到了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”的辛酸境界。这时候,蜗居茅庐已难寻,如果还奢谈什么“君子安贫,达人知命”,岂不等于说废话!

(备注:棉华中学创办于1945年11月25日,1966年3月26日被苏哈托军人政权封闭。前后开办21年,首任校长是朱志辉,续任者是:黄仓平代校长、古鹤龄副校长;陈燕贻校长、李公我代校长、副校长是:李发均、萧承蔚、王家声。棉华中小学、崇文中小学,以及苏东中小学、南安学校等都是当时苏岛棉兰著名的华校学府,是苏北华文教育的摇篮。)

三 华文补习班与老师们的艰难生计

难了此一地步,昂首问天,天亦无言,只好稍安勿躁,但苦难的日子,必须硬着头皮渡过去。怎么办?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。

钟老师和陈老师、林老师、潘老师一起,四个年轻教师,龟缩在日里河畔一间狭小的出租房。为解决生计,也为传承华夏文明的使命,老师们四处联系失学同学开展家庭补习,也得到家长们的广泛支持,不屈不挠地暗中开展起中文补习工作。当时几乎每个班级,都有家庭补习小组,坚持了一段长时间。老师们的补习生活虽辛苦,但大家并不言苦。穷当益坚,年青人朝气蓬勃,欢笑与歌声每天都洋溢响彻在他们的寄宿间。

后来,局势更加动荡了,印尼施行了全面的排华举措,严禁取缔华族风俗习惯,禁止华文书籍,强制推行同化政策。这时候,暗探周街遍巷监视华人的活动,许多补习老师与学生都被跟踪暗查,后来好多师生都被追鸡撵狗般地逮捕扣押了,投入牢房,敲诈勒索,极尽威逼。家长们四处找关系笼络,好不容易花钱消灾,都前后被营救出来。市面上军警封查华文书籍,风声鹤唳,寒风刺骨,人们寝不安席,担惊受怕,许多华人都把家里的华文书报焚毁了。在机场与港口海关里,当局把华文书籍等同于毒品,列入禁止入境的违禁品,严加取缔管制没境的痛楚。庆幸的是,那可容纳五百多名寄宿生的棉中寄宿社,由于寄宿师生的坚持抗争留守,幸免于难,没有同时被霸占,为以后收容亚齐难民留下了一席宝贵之地。学校被强行抢占

土地上,完全根除杜绝印尼华人习俗的文化存在。

从此,华文补习工作更加隐蔽了,大部分被逼迫停下来,但仍然有一部分补习小组坚持了数十年,从未间断过。钟老师停止补习工作后,断绝了生活来源,怎么办?他向陈思龙老师建议:“我有一个同班黄清发同学,在中央大巴利里协助父母经营鸭蛋买卖。我们何不找他商量?”

身体力行,他们很快找到了黄同学,说明来意,二话没说,黄同学满口答应,说可以在他的摊位里每天清早领取一百粒鸭蛋,售完才还钱,买不完的还可以腿回来。就这样,钟老师与陈老师每天一早,就蹬踏着脚车,到中央大巴利里去,用竹篮子载满鸭蛋,也不用捆绑,反手抓住竹篮搁在车座后面,带到汉口街菜市场里售卖。就这样每天穿梭在棉兰闹市街道上,在汽车缝隙间穿行,习以为常。许老师也在同班同学的成衣作坊里,学习设计女装成衣,接领针线家计维持生计。

后来,另一位家住郊外的王通海老师,也和他们挤在一起,王老师每早从四、五公里外的巴烟郊区,用脚车载着一桶正装椰子油来早市售卖。王老师看到钟老师他们收入微薄,难于维持,就建议他们每天收摊后随他一起到郊外去,收集木瓜等土产品隔天销售。生活拮据,每天往还十多公里路,生计就这样开始了。由于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单身汉教师,要解决每天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,路边的食摊小贩成了他们经常用膳的好去处。家住棉兰的同学与老师们,深知钟老师他们生活清苦,爱之深,惜之切,每每到用膳时间,大家都会热情地强留他们吃饭。那时间,东家吃一餐,西家吃一顿的“免费餐厅”已是家常便饭了。钟老师每每回味这段落难的往事,对那几位热情供膳的好朋友:廖丽容、司徒光铭、罗良有、周金旺、邓中连、萧庆龄、陈银秀、曾富强等等;以及后来鸭蛋生计收盘时,还积欠了一笔鸭蛋款,黄清发同学竟然慷慨地执意不收他们的欠款。回想这些故道心肠的好朋友,一股难能可贵的人间温情,总会流淌在钟老师的心坎里,难于忘怀。

有趣得是,有一回钟老师照例从大巴利里载着一大蓝鸭蛋,横过一条拐弯马路时,突然路旁闪出一个四、五岁的小童,钟老师急忙刹车,不想冲力过大,轰然一声响,车倒人翻,摔倒在繁忙的马路中央,小童没事,奇妙的是,钟老师摔倒后,手里还紧紧地高高托起那一蓝鸭蛋,翻身起来身体没撞伤,急忙查看那一蓝鸭蛋,竟然大部分完好,只破了五粒,身旁的

汽车鸣响着汽笛,一辆接一辆急驶而过。回到早市巴士刹,把这惊险的一幕讲给陈老师听,那小子竟然笑嘻嘻地数落了他一顿:“不成为车下鬼算你命大!”

中午收摊了,那五粒破鸭蛋还没人问津。陈老师向钟老师使了使眼色,竟大大方方地说道:“把它消灭了吧!”

他们走近路边裸条食摊,把破鸭蛋递过去:“炒裸条两盘”

“五粒一起炒?”摊主睁大眼睛问。“对!五粒炒两盘”陈老师爽快地答道。

吃着那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两盘裸条,陈老师还油头滑嘴地自嘲一通:“我们这些穷教员,还真会享受呢!”

大家都吃着不咸不淡的苦果,你知我知!

另外一些有家眷的前辈教员,他们的遭遇没有比年轻教师好过。钟老师经常清晨遇到陈伟芳老师,他那时已年过半百,矮小的身材破帽遮颜,穿着一双破短裤,脚底拖着一双东洋鞋,两只手左右各拎着一个竹篮子,盛满热气腾腾的糕点。他的一个未满十岁的男孩走在前面,一面走一面喉声沙哑地高喊:“甜糕……烧的肉包……”父子俩每天都在烈日底下,汗水盈盈地沿街叫卖,憔悴褴褛的背影,辛勤的遭遇,令人看了心里不禁一阵酸楚。生活就这样犹如海上浮舟,一路动荡不安。

马素珠老师与丈夫韩逸元(棉华三小校长)失业后为养家糊口,不得已从事养鸡业。当时马素珠老师仿《木兰辞》写了一首《养鸡辞》,道尽了老师们失业后谋生的辛酸:

“唧唧复唧唧,阿珠养阿鸡,不闻鸡儿咯咯生鸡蛋,惟闻阿珠低低声叹气。问你何所思,问你何所忆?我亦无所思,我亦无所忆,昨夜见账单,债主大催账,账单十二本,张张外子名,外子无资本,阿珠无现银,但为生活计,故此做鸡农。东市贩鸡,西市贩饲料,南市借现款,北市买木料,朝起五更天,暮昏鸡笼边,不闻儿女唤爹声,但闻锯木钉声响当当,早离茅屋去,卖蛋市镇头,不闻儿女唤娘声,但闻买卖讨价声嘈嘈。勤劳养阿鸡,时闻间若飞,热天霍乱病,雨天染伤风,鸡儿百之死,本儿十九亏,亏来见债主,债主坐屋中,账单十二张,欠账百千强,债主问原因,阿珠养鸡欠本钱,只有一身劳力强,血汗当本钱。亲戚闻我欠账来,劝我别养鸡,朋友闻我欠账来,当面骂我呆,同行闻我欠账来,皆道:‘啊!啊!何苦养鸡来?’[开我后门院,干我饲鸡工,脱我裙和袜,著我破衣裳,笼中埋粪土,巢中拾蛋三两蓝,回头加减算,算来实惊慌,养鸡十二年,不知经营是亏钱。雄鸡喔喔啼,雌



第二任校长:陈燕贻

鸡咯咯叫,死鸡硬撑脚,安能辨我养鸡是亏盈?”

在这啼泣声乾,天地无春的年代,更有一些急景残年的老弱病残教员,曲肱而枕,文籍虽满腹,却了无生计,身无盘缠,只好到casino赌馆里去充当看守或收纳员。一杰师表,不得已混杂在赌馆里偷生,悲凉无限,看到熟人都遮颜低下了头,为了生计,怪谁?更有一些鞠躬尽瘁的教育界前辈,他们骤遭不幸,有些惨遭追捕,或远遁出逃,更多因师老无功,万念俱灰,心皆破碎,含恨以殉地淹没,带着生命的悲壮撒手尘寰,消失在错误的历史长河之中。何时?能重新谱写他们曾经辉煌教育事业的人生旅程——何时?千岛大地的方块字又重新启动,飞舞出万紫千红的华夏激情与风采——但愿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……

四 反迫害,争生存的亚齐难民与棉中枪杀血案

1967年局势更加动荡了,印尼军事当局指责中国干涉印尼内政,大批武装暴徒袭击捣毁了大使馆,10月30日印尼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。这时候棉兰市也发生了反华暴乱,亚齐省更是爆发了大规模驱赶华人的排华风暴,一车一车的亚齐难民拥进棉兰来。棉兰华人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,展开了“反迫害、争生存”的抗争,积极投入了接待亚齐难民的工作,在前总会理事的安排下,募集救济品,把难民分批收容在棉中宿舍与巴烟老人院。当时棉中宿舍里还有300多位师生留守,一时来了千多人亚齐难民,宿舍房间里收容不下,就在宽敞的宿舍饭厅里,用布条横搁成数十间的临时住所,席地睡在地板上,拥挤在狭窄的布条居所里。宿舍师生在李老师和朱老师,以及学生首领余亚周的带动下,都积极投入了协助难侨的义务工作中。钟老师他们也每天早市菜场收摊后,都赶来宿舍里,与难侨打成一片,协助一切工作。

暂时安顿下之后,难民代表屡向当局交涉,要求妥善安置救济难民,但都得不到当局关注。后来难民决定集体结队向苏北省府请愿,一时一千多名难民加上宿舍师生,浩浩荡荡向省府进发,钟老师也参与其中。请愿队伍走在棉兰大道上,引起了市民极大关注,评头论足。到达省府后,请愿队伍有秩序地坐在草坪上,派出五位代表进入省府大厅,递交请愿书,向省府官方正式交涉,提出难民合理诉求,列出五项要求,提请省府关注难民生活需求,发放救济品,保障难民居住安全与今后合理出路。省府代表只收下请愿书,不给予正面回应。难侨成功递交请愿书,表达了诉求后,就安全有序地撤回棉中宿舍。

不想与虎谋皮,几天后当局不但没有答应难民诉求,反而逮捕了难民代表与总会理事林明云等,被无理关押审问,多方刁难。并派军警到棉中宿舍,意欲强行疏散难民,危在旦即之际,棉中亚齐寄宿生冲在前头,阻挡军警强行进入,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军警的蛮横冲击。后来面目狰狞的军警老羞成怒,竟然强拉硬扯地把寄宿生拉上警车,强行逮捕了抗议学生,总共逮捕了余亚周等41个青少年,最大岁数为二十岁,最小的13岁。

(未完待续)